

腾格里沙漠抒怀

□勒 敖斯尔 作
海日寒 译

一
骑着骆驼
经过天上的虹桥
那里的神祇驾着紫云
寻找高山的雪莲

二
骑着骆驼
走过天上的远郊
那里的仙女身着绿叶彩裙
探寻人间的小径

三
大漠的太阳
从驼鞍墜地
蓦然回首
悠悠沉入沙海

四
大漠的月亮
从驼峰爬升
俯瞰大地
慢慢走近天河

五
生怕惊醒沙海的沉默
天空从不抛下雷鸣
生怕天空抛下雷鸣
这里从不洒下雨滴
生怕这里洒下雨滴
神祇们从不祭祀敖包

六
腾格里沙漠的夜
沉静如铁
在驼峰上
昏昏欲睡的夜晚
时不时让怀中的鸟儿飞走
偶尔
伸手去摸犹若黎峰上
残缺的月牙儿
才能安心入眠
沙粒
今夜出奇地静
没有鬼哭狼嚎的噩梦蔓延
只有一池月亮湖
枕着沙滩悄无声息
怀抱情侣鸟的她
久久不能入睡
只缘盛夏孵出的三只幼雏
如今还没有可爱的乳名
啊
腾格里沙漠的夜
沉静得像一块儿铁

蒙古草原

□勒 敖斯尔 作
满全 德喜 译

芬芳的花草
像姑娘的笑脸
飘浮的云朵
带着牧马人的彪悍

野果子的汁液
染了诗稿
奶食的鲜香
醉了微风

云中歌唱的鸟儿
追赶着牧人的身影
梳妆的大雁
聆听长调的悠扬

牧归的牛群驮着太阳
渐远
清幽的湖水捧着月亮
渐近

在马奶酒的恣惠下
早已跨上那匹心仪的骏马
静静躺在苍翠的山阴处
与星星约会

不小心

□勒 敖斯尔 作
满全 德喜 译

风追赶着自己
不小心
吹花了云的妆容

月亮等待着影子
不小心
踩乱了夜的黑发

一口气仓皇出逃
不小心
撞碎了午后的安宁

那头毛色黧黑的羸牛

□刘沈

深秋时节 我回到乡下。阳光温暖,金色的树叶泛着金属干净的光泽。庄稼早已拉进了场院,仅有一些憔悴的秸秆很不情愿地蜷伏在田垄间,在瘫痪的秋风里牛一样反刍昔日的光风霁月。

山坡上,云彩在轻盈地游移,田间人影、驴车、农用车或拖拉机在固步或移动,俨然棋盘的棋子。

山坡没有牛的影子,田间也不见牛的影子。

对我的疑问,一位提篮捡蘑菇的老者说:村里已经没有人饲养耕牛了!

也是,耕牛性子肉,不招人喜欢。如今,生活节奏快捷,人心浮躁,谁还有闲工夫跟得上耕牛慢条斯理的脚步呢?

但是,如果没有了耕牛,没有了悠长的牛哞和牛粪那青草芽子般浓郁的土腥气味,一个村庄还配叫村庄吗?

恍惚间,农耕的乡下生活渐渐涌入脑海。那条陪伴我的毛色黧黑的耕牛亦蹒跚走来。尽管三十多年过去了,往事如同黑白影片,有着低沉的色调和模糊的痕迹,但那低回悱恻的意蕴,还在击打着我的心扉。

东山。晚风,落日,败叶萧萧。我抱着头蹲踞在山坡忧伤。身边,一辆马车栽倒了,天翻地覆。一车秸秆玉米黄穗头金黄的谷子被压在了马车下面,好似五行山镇压的孙行者。脱落的谷粒在摇晃,一直滚到我的身边。我挪挪身躯。旁边,是一道深壑,壑壁陡峭,有如刀劈,仿佛有一股凉气倏地升腾上来。两匹健硕的骡子一前一后栽倒在地,鼻子喷着热气,挥蹄蹄子刨着地面,挣扎。好在褐黄色骡子驾辕,它驯顺一些。而在前面拉套的灰青色骡子脾气暴躁,假如它驾辕,无疑就应了那句:赶车的让驴说了算。我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我捂着眼睛,把泪水拭去,固守着男人的尊严。直到天色如一块幕布,遮住了人间的悲喜。

妈妈有病,爸爸年迈,我从部队一回村,全家差不多十亩土地都归我耕作、打理。

两匹骡子是借来的。显然,没有自己的牲畜,当不好庄稼。

全家东挪西借,凑了二百八十元,买了一头黧黑色的羸牛。卖牛的人是爸爸的朋友,羸牛其实是准备喂猪牛卖钱的。那天,我步行到那人家赶牛。那人说:本来,卖牲畜,是要留下笼头的。我和你爸爸是朋友,不忌讳那些讲究啦,让牛戴着笼头,你牵着顺手。他说:牛是弱了一些,但老实,

忠厚,通人性,你年纪轻轻的,乍一回村干农活,这样的牲口不欺负你。

说心里话,我对这头羸牛有偏见。它肉,突着一只蒙有玻璃花的瞽目,鼓着两侧圆鼓的肚子,背上的毛色还不光滑,有的地方就像倒伏的庄稼,悲凉地连在一起,让人想起恶心的秃疮。它不以为然,迈着四方步,就是一个节奏,慢慢地走,裹裹。拽它,喊它,甚至用石头掷它,都无济于事,像个安步当车的老太爷。

二十几里山路,整整走了一下午。

这个家伙,到我家却不陌生。不叫,不闹,给水喝水,给草吃草,宾至如归,像个参禅的智者,安之若素。

我急就了一个牛棚。牛棚潦草,搭了几片石棉瓦。把土坯在凉面垒出槽子,上面漫了一层水泥,晾干后,就是牛槽。于牛槽边竖立一根榆木,那是拴牛的桩子。木桩上,黑色的树斑像几只大大小小的眼睛嵌在那里,有的炯炯有神,有的则呆滞不堪。我每天捆猪蹄一样系好拴牛的梅花扣。梅花扣在雾气中颤颤欲动,仿佛有真正的花在盛开。

从此,平生生在乡下躬耕的三年里,这黑牛与我朝夕相处,栉风沐雨。

送粪,春种,秋收,都是黑牛陪伴我。无论干什么,它都是那么安详,尽管慢,但绝不偷懒。种地,我扶犁杖,它拉,我尽力推犁把,拉庄稼,我把着车辕,尽力往前拽。它呢,总是一个劲,拉车上坡就躬下腰四脚踏实,犁地遇到坚硬的茬子,就瞪着眼睛喘着粗气抿着尾巴。这时,它的汗就下来了,洇透染湿了漆黑的皮毛。皮毛倒伏、打绉,被狂风吹了一样。赶牛的人,手头要有鞭子。鞭子有一个硬木的杆儿,杆儿短皮鞭长,鞭梢儿拴一个大大的疙瘩,叫犏牛愁。犏牛愁在我手上,就是一摆设,多数都是在牛背上空摇晃着,有时打了,也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它口齿大了,又是羸牛,真下不去手了。

在山坡地种谷子、黍子、荞麦,都是黑牛自己拉犁,几乎马不停蹄。只有种土豆,它才有喘息的工夫。我们犁下一条垄沟,我帮妻子把挖好的土豆芽瓣一瓣一瓣按在土里,撒土粪肥,撒上土,才去犁另外一条垄。这期间,它就按照我的意思,伫立在地头,啃地里的春草,反刍。它从不乱跑,弄乱了绳套。

最是七月的农村,一地光色。你会看到一片土豆花盛开的风景。那花朵呈穗状,金钟般垂吊着,泛出迷人的银白色。当你敛声屏气倾听风儿吹拂

它的温存之声时,你的灵魂却首先闻到了来自大地的一股经久不衰的芳菲之气,一缕凡俗的香气。

我薅地里的蒿草,耨地头野草,它在田界、地头啃啮青草,绝不越界咬一口土豆或庄稼穗儿。这时节,四野氤氲着庄稼、草木的芳香,醉人。

秋天,就没有沉醉的时间了。尤其秋收后犁地,要把满地的茬棒儿翻耙一遍,那是非常劳累的。土地板结了,加上庄稼割倒后茬子没有腐烂,犁杖插入垄台,阻力重重。耕牛难免吭吭哧哧。我有一个邻居,他犁地时驱赶着一头健硕的黄牛。黄牛走至地头,疲惫了,罢工了,任凭主人的驱使甚至鞭笞,就是站在那里不动。邻居气馁,上前抱住黄牛的脑袋,在其脖颈上狠狠咬了一口。结果,黄牛暴怒,拽起犁杖飞身跑下山坡。一架好好的犁杖,硬是四分五裂了。

黑牛没有悻悻过。但一次犁地时,它被飞舞的蜜蜂所蜇,一下子蹿得老高,疯狂奔向田边的河道。那次,犁铧折了,犁铧子断裂。但是,它见我蹲伏在河道抚摸着残犁叹息,竟然安静下来,去轻轻地舔舐我的手背。

翌年春天,乍暖还寒,黑牛拉着胶皮轱辘车,我们给山那边三里外的坡地送粪。我坐在车上,或踱步下车,手摇犏牛愁,有了一些乐天知命的镇定。那天,从星星启明,到暮色四合,拉了九车粪,让一个个馒头样的粪丘遍布了两块山地。

种桃获李。村里选举村干部,村民代表见我朴实,竟投了我十七票。虽然我没有当选,但在此主持选举的乡书记记起了我这个人。他说:那是一个务实的青年人!这年,乡里选聘团委书记,我有幸忝列三位候选人之一,并且经过考试、考核,成为一名乡干部。

我上班的那一年,家里的三只羊死了,两口猪死了,连几只鸡也在瘟疫翅膀阴影下丧生!秋天,我对妻子说:算了,你就安心照顾妈妈和孩子吧,把土地承包出去,把黑牛卖掉。

我牵着黑牛出村,它对此浑然不觉,跟着我蹒跚而行。走公路,穿小路,趟过大群羊河。

在集市,它被人牵走的那一刻,居然哞的长唤了一声,并扭过头来。它那思虑玻璃瓦兀起的瞽目上,竟染上了晶亮的水花!

原来一直以它为哑巴的。我再不敢看它,而是转过身,匆匆走去。在大群羊河边,我一扬手,将那犏牛愁扔进了湍急的水里。

亮丽风景线 我的家园我的梦

□赵晋

乡下姥姥打来电话,说今年收成不赖,荞麦、小麦、山药都卖了好价钱。喂了四口猪,一个礼拜天全被包头的城里人买走了。又说,这路修好了,干啥都不愁,你大舅去这茂旗买牧草,去包头上事,一天来回,啥事不耽误。

姥姥家在省道211边上一个叫那仁套海的村子。小时候,母亲上卫校,我曾在那里念过两年书。常记得,那条傍村而过的砂石路只有七八米宽,两边堆着一堆一堆的沙土包,一直延伸向目力所及的远方。车辆一过,沙尘蔽日,半天不散,表地里除草的大舅总是要背过身子,用褂子包头,气呼呼地骂几句。雨天的时候就更难走了,村后面又盖河的那条支流总是要发威的,长途班车、摩托车、自行车、行人统统望河生畏,十有八九要在村里过夜,或是花钱雇人用农用四轮车连推带拽艰难渡过去。冬天下了尺厚的雪,没有现代化的铲雪机,道班工人开着皮卡车,顶风冒雪,硬是一锹一锹铲出个通道来。有一年二月二,我幼时的一个玩伴骑摩托车去邻村看花灯,车坏到半路,又遇了雪,筹推回家里,冻掉了半个耳朵。

往事历历在目,冬去春回,乡亲们多么希望有一天能通油路啊。后来,我随父母进了城,成为游离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新成员。最让我发愁的是每年暑假回村务农。且不说一天只发一趟的班车能挤死个人,发动机盖上、过路人,大包小包,脸贴脸,头挨头,呛人的劣质烟草味,娃娃的哭闹声,你踩我一脚我推你一把。最难受的是漫长的回乡路,一路颠簸,腮帮子随频率抖动,

谈谈杂文自信

□于文周

察时下杂文,有两个有意思的现象。一是以新媒体为主阵地的杂文异彩纷呈。这些作家杂文家,创作非常活跃,作品也都尖锐犀利泼辣,形成移动互联网时期杂文的一道奇特风景。另是以纸媒等传统媒体为主阵地的杂文越来越水,投枪、匕首越来越少。一些历史文化随笔、人生处世随笔、家长里短随笔,不痛不痒随笔充斥纸媒边角。

传统杂文不济,乏力和式微,实质是杂文的不自信。

文化自信少不了杂文自信。政者面对舆论监督的自信、作者创作的自信和编者编发的自信。

杂文自始就是一个批评的文体,至少是一个以批评为主的文体。现代杂文,特别是鲁迅先生以来的杂文更是如此。事实也证明,杂文不是美盛德而述形容的诗词歌赋等适宜歌颂并为歌颂所多用的文体,而极像菜系菜品中的麻辣火锅,以及水煮鱼、水煮肉、毛血旺,啥的,它有一个某些人不爱吃也难消受的味道:辣。不是干辣,是麻辣烫!或有北方朋友说:少放点儿或不放辣椒如何?南方大叔多会回应:对不起,辣椒少了就出不来它应有的味道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廖沫沙先生也说杂文是“投枪、匕

首、银针、解剖刀,而非化妆粉饰的眉笔、唇膏等美容的家伙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人要求杂文不光要有文以载道的一般功能,还要有揭批抨击、谐谑讥讽所产生的让人受之疼痛、酸麻胀、浑身不自在的特殊功能!这种麻辣苦涩涩酸的味道和让人疼痛酸麻胀的感觉,正是杂文的核心价值及特性所在!

杂文的批评功能麻辣特性的发挥更需要杂文人的自觉共同坚守。向继东先生所编《2016中国杂文年选》的序言,题目就叫《杂文人的坚守》。杂文太像“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的胡杨树了,也正好暗合了事物潮起潮落波浪式发展的客观规律。正是一代代杂文人对杂文功能与特性的信守、使命的担当、事业的追求及其坚定的杂文自信,才有了杂文的生生不息。

说杂文自信,有一老一少,让我心生赞叹:一老是陆翁,面对山河破碎,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古时老者的自信。一少是80后90后的一首歌:最穷不过要饭,不死终会出头,这是现代年轻人的自信!借以与诸友共勉!



峰中的宁静

许双福 摄

故乡的路

□赵晋

半夜做梦都疼。记得那时候班车要经过一个叫白灵淖的小乡,村南一个碧波荡漾的大水泊,风景如画。但是技术再好的司机也会发怵。这里是必经之路,每路过这里,班车都会被泥水陷住,乘客鱼贯而下,到附近农家借铁锹、麦草秸秆,好一顿折腾。真真是一湖当道,万车莫过。去年回村里,专门又从这条路线绕了一圈,笔直的油路让人心旷神怡。

一晃二十年,几代交通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把路修到每一个苏木乡镇,修到我们的边境口岸,部队营房、厂矿景区、老乡门口,四通八达的道路让我们的眼界更宽广。当一条黑色缎带从山外飘逸而来,汽车的喇叭声唤醒沟沟岔岔的村落,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终于摆脱人扛肩挑的辛苦劳顿,告别了闭塞隔绝的苦闷不乐,漂泊的游子能够在一天之内坐到妈妈的炕头,捧起热气腾腾的杀猪菜,闲话桑麻;农民地里的收成和饲养的猪羊鸡足不出户就可以卖个好价钱,开农家乐的精巴媳妇一天到晚乐得合不拢嘴,干活都一路小跑,崭新的旅游环线在众多支线像血管一样,把重要的景区景点串联起来,真是一日阅尽人间春色。

大道通天,沧海桑田。一条路,总是寄托着人们对未来的憧憬与梦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交通事业不仅是铺路架桥,而是把孤立的点存在连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把千山万水、千家万户的发展和福祉紧紧连在一起,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